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獄繫

附 學獄 疑獄 留獄 究獄 鬻獄 察獄 失出 失入 讞獄 推斷 拷訊 欵辨 申理 獄空

刑法總論

獄者所以察究情偽者也其始也作於臯陶蓋舜之時理官也自是以來歷代所不廢今考其制為刑圜象斗墻曰圜墻扉曰圜扉總而名之曰圜土法其中皆置氣樓涼窻或造木栅設漿

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應獄具每月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凡枷紐暑月五日一滌凡金刃若酒及紙筆錢物瓷器杵棒之屬皆不得入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十月至二月五更三點開凡囚以故逃亡及自傷傷人者徒一年自殺殺人者徒二年若囚本犯流罪以上因得逃雖無傷殺亦准此如婦人在獄以娼女伴之仍與男子別所且鞫問審斷並不許違程他處追到干照人若無罪合遣還而貧闕者推鞫官司計程於囚糧內以錢米當官給之諸州縣獄及當直司從提點刑獄司分上下半年各給印歷日書所受公事及見禁知在斷遣人數姓名州委司法縣委佐官五日一申本司催促結絶遇巡歷所至索歷閲視以憑稽考獄俱空三日者以官錢設道場又諸獄籍定監人姓

名不得令人承代遇有病囚即時診視當職官吏躬親點撿古語有云畫地為獄誓不入夫以畫地像獄且不願入則其為惡可知已古人以為人命生死所繫故君子盡心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事類

囹圄 三月省｜｜九月繕｜｜月令 桎梏 ｜｜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又用脫｜｜注在手曰｜｜在足曰｜｜易 狴犴 ｜｜使人多禮乎注牢獄也揚子 徽纆 係用｜｜易 屨校 ｜｜滅趾无咎注桎其行也 荷校 ｜｜滅耳注不慮惡積及首非誡滅耳非懲 畫地 諺曰｜｜為獄議不入路溫舒傳 象斗 為獄圄者｜｜之制元命苞 雀角 誰謂｜無｜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詩 犬牙 獄字從二犬猶｜｜之也釋文 深室 置諸｜｜別為囚室本傳 幽圄 跡墜昭憲身陷｜｜文選 圜土 司救三罰而士加明刑歸｜｜注獄城禮 圜扉 ｜｜獄門白帖

三木圄圄之牢有丨丨之威因者多恭揚子狴犴宋咸注　九棘置于丨丨三歲不得凶釋文衆議于丨丨之下易卦　叢棘見前　桁楊接摺丨丨注足械　神霧丨丨杓爲天獄詩注　句圜丨丨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文志　貫索天紀屬丨丨晉天文志　繫犴朝廷之丨曰丨韓詩外傳　入狴詔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寬容不丨丨牢也前惠帝紀　重事獄丨丨也前景帝紀　大命獄人之丨丨也同上又獄者天下之丨丨路溫舒傳　訟者之天下丨獄丨不丨堯之子而之舜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苗匪察惟時丨民丨丨于獄之麗書　皐陶作丨丨獄風俗通又淑問如皐陶詩　曰夏臺夏獄丨丨丨風俗通又桀因湯于丨丨通鑑　曰念室夏獄丨丨丨張華志　曰羑里商獄丨丨又紂囚文王

于丨丨丨七年通鑑外紀曰動止商獄丨丨丨曰圄圄周獄丨丨丨曰稽留周獄

丨丨丨並博物志圄攸無文王丨丨丨于庶獄庶謹立政則往成秋官訝士四方有亂獄丨

丨丨之禮司政典穆王命呂侯作呂刑曰丨丨丨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呂刑小宛刺丨丨

丨幽王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蘇公敬司寇丨丨式丨由獄立政康叔蔽

丨丨丕丨要囚書納槖饘晉人囚衛侯甯俞職丨丨丨馬注槖饘衣食也甯俞忠於衛侯以衛侯衣

食為巳職左僖二十八年在縲紲子謂公冶長雖丨丨丨之中非其罪也語幕季孫晉人囚季

孫意如以丨蒙之圄伯嬴楚越椒丨丨丨於轑陽並左李斯縛丨丨既拘執丨丨仰天而嘆

云云史蕭何繫丨丨以長安地陿上林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獸食上怒下何廷尉獄械

丨之曹參寄丨丨相齊以獄市為丨屬後相曰慎勿擾獄市所以并容擾之姦人何所寄鄒陽書梁王囚丨丨丨陽乃從獄中上丨丨立出之獄吏尊周勃事詳見本傳獄吏辱韓安國字長孺坐枉罪丨丨田甲丨丨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史囚請室絳侯周勃丨丨丨辱居室灌夫受丨丨丨淳于繫丨丨公下獄逮丨丨長安仲舒對董仲舒作春秋折獄二百二十二事動以經對晉志霸受經黃丨與夏侯勝俱下獄從勝請丨洪範辭以死在旦夕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篤為誅後漢杜丨字季雅下獄晉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闕三木魏其侯衣赭衣丨丨丨注頭及手足史貫五木見前文集柳宗元斷刑論注長安獄丨尹賞為長安令修治丨丨丨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瓴

鑿為郭大石覆之名虎穴前本傳

冀府寺

後樊準拜天水太守政嚴猛人犯其禁率不生出獄涼州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丨丨丨丨本傳

天子氣

宣帝在襁褓中繫郡邸獄後元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丨丨丨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無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邸吉抵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本傳

寶物精

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丨丨之丨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雙劍

寒朗訟冤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近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丨丨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天下別有發其奸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持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

郭躬矜恕

章帝以頴

川丨丨為廷尉決獄斷刑多依丨丨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袁安理出城任

令袁安還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任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恥不得與

河南張成弟子牢修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生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為西州豪傑丨丨丨丨丨乃自上言云云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乃得並解漢威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

乃詣考死李膺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李膺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後黃巾賊起黨禁

遂解　常有紫氣見前　初置黃沙獄晉太康｜｜｜｜以典訊囚本紀　怪哉所生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昔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觧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小說　螻蛄活我晉龐企自云其祖坐繫獄忽見｜｜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死否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捜神記　獄因感靈許楊少好術數為汝南太守鄧晨修隙鴻陂豪右因陂役辜較所在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賂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晨驚曰果濫矣太守

嘗聞忠信可以丨丨即夜出楊遣歸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之

獄掾亡命

魏囚臧霸父式為丨丨據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父付府霸將數人要奪與父丨丨

道囚踰獄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馬台為求之既得後台坐法當死禮私丨丨令丨丨乃自首主簿溫嘉之白太祖罪減一等

脫械救火

晉棠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所及榮丨丨丨丨畢還自著械

毀械亡去

柳晟河中解人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阻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郭常張光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丨丨丨丨斷髮為浮屠

加兵苛督

高駢字千里畢師鐸出駢因南第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丨丨丨丨復出囚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犀奴徹延和閤欄楯為薪煮革帶以食

撓法貸免

王世充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以植新恩

獄為蟻穴 見續集蟻類注

獄有鵲巢 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其樹百官以刑措賀帝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唐史

以刑措賀 見前刑措注

以獄靜告 五代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吉疏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矣

號曰宿囚 唐武后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共為羅織｜｜｜｜刑法志

號曰羅織 姚崇曰自垂拱以來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甚於漢之鈎黨本傳

廢大理獄 元豐元年上以國初｜｜｜｜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開封府左右軍巡三院係囚猥多請復置大理獄從之凡十七日而成

置大理獄 自神

宗丨丨丨寺著令專一承受內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內外諸司庫務侵盜官物餘民事送開封府乾道三年二月詔事涉情理巨蠹及州縣推勘番異者方許取旨送寺七年又詔諸處合送寺者並取朝旨時曹欽道為戶部尚書不以為便是歲五月詣都堂白雲六曹所行最計利害若竢取朝旨恐事致彰露犯人東西請先次送寺仍申朝廷照會虞丞相出劄子許之自是六曹寺監事無巨細率皆送寺矣淳熙十四年王順伯少卿為大理寺丞轉對言非所以重大丨請復舊典十月丁卯許之先是大理寺官散居僦舍論者以為非宜淳熙中乃創大第聚居之如臺諫宅之比

遣吏就獄

胡宿朝廷委公置獄治三司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逕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以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丨丨丨丨行狀

意決獄

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丨丨丨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朊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

華亭詔獄

初呂惠卿為荊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荊公去惠卿遂背之洎荊公再相於是起丨丨丨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菫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荊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荊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名臣言行錄

開封詔獄

監在京安上門鄭俠以言事得罪詔送丨丨取勘俠言事不已又詔付臺推勘後逮赴丨丨獄成俠貶送英州編管後哲宗登極恩霈放還用蘇軾等薦除泉學教授

司馬遷答任安書

少卿足下曩辱賜書教以謹於接物推賢進能為務氣意勤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

以身處殘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欝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盖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足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人自守奇士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斯亦奇矣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懸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強胡卬仰字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後數日陵敗

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其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之不可不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

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則償前日之辱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鄒陽獄中上書

陽為人有智略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謂讒間）孝王下陽吏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智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知乃今知之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賜以駃騠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壁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

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矣夫晉親其讐强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

敎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灌園令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秖恐怨不見德有人先談而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秦王用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帷廧

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僨於世也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安有盡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王出之

張說

獄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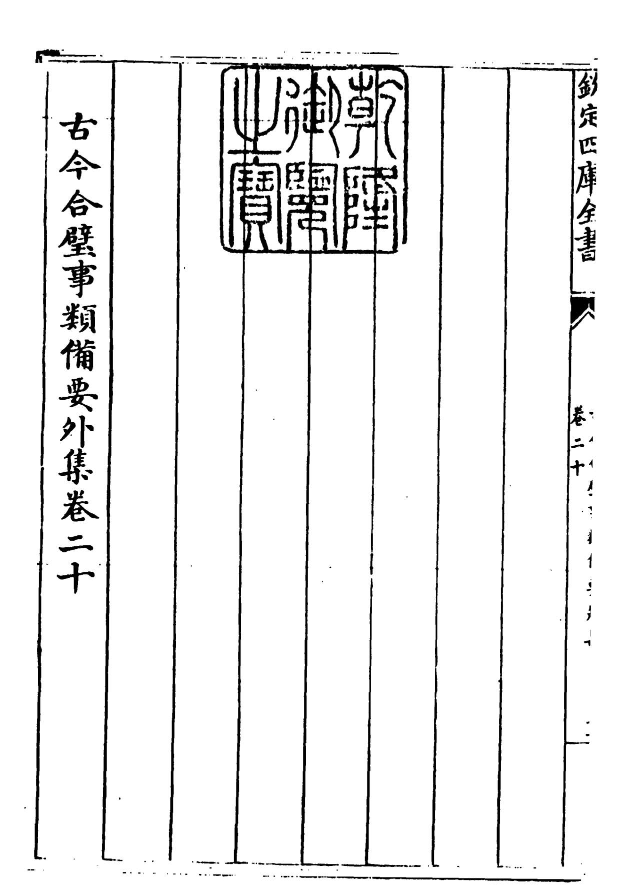
官有決曹掌兹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寤東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若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於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民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謹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園土累累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轂傾漏宇冬有祈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

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寇無輕國章皮日休鹿門隱書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柳宗元斷刑論貫五

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撫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千里柳宗元李建書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復能久為舒暢哉柳宗元荅君巢書

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馬若枿隤馬若璞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承志

謄録監生臣華光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學獄

刑法總論見前卷

事類

學斷 邾婁定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記檀弓

學決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湯湯乃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磔堂下父視文辭如老

獄吏遂使書獄注｜｜獄之書乃學為律令也前本傳

疑獄疑赦 疑獄汎與衆共之衆｜｜之記王制 疑讞 諸｜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之漢景帝詔 論決 高帝詔御史獄之疑者吏不能決使有罪者久而不｜無罪者久繫而不｜自今縣道官獄疑者各讞屬所二千石官二十石官以罪名當報之注當處也其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報之廷尉不能決者具奏 平亭 張湯決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疑法注亭均也奏疑讞事必先奏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着謂明書之挈者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代式史 按訊 崔善為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素簿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素大驚自是四方疑獄悉令｜｜皆究其情 辨處 杜佑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

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參裁 韋思謙高宗賢之疑獄劇事多與｜｜

并州賊 唐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碎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史

邛州盜 崔從字子乂攝守｜｜前刺史有以｜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　俄得真盜

訊不承 成汭頗知吏治嘗錄因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尊之｜｜｜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

似必誅 韓滉罪涉疑｜｜｜

留獄不留 君子以明謹用刑而｜｜獄易旅卦

無留 仲秋命有司嚴百刑｜｜有罪記月令

梁山謀逆 宋璟京兆人權｜｜者｜｜｜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京留

守復其獄初丨丨詭稱婚集多假貸吏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弗知何罪之云縱數百人

鄧琬負米

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丨丨丨度支漕丨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千數不決

殷佑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丨百丨丨時丨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中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三赦不原

白居易字樂天度支有因繫閿鄉獄吏丨丨丨得丨丨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笞死女隸

至和中陳執中為宰相具嬖人張氏笞女隸至死臺官趙抃范師道極言執中營救張氏故獄久不直

偽冒官戶

劉殿字原父治長安

豪猾欲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産數百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為其祖持祚為令時黄勑家不傜役盜掘祚墓以巳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賄去長安人皆知偉周冒不敢言吏受賄輒為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伏罪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變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後更大赦杖之而巳

寃獄非罪 子謂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其｜也語五

無辜 衛侯夢人被髮北面而譟曰予為渾良夫叫天｜｜左

五月霜 鄒衍被因仰天而歎｜｜降｜

三年旱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獄椽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雨又上虞孝婦事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鴆之竟結其罪孟嘗伯周為戶曹明之不可亦逮｜後太守殷丹至明

之遂雨

血逆流

晉劉隗大連為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隗奏曰斬伯著柱遂逆上絲桓末復下流百姓讙譁咸曰冤伯子惠亦訴父不乏軍興

孕不貸

高駢字千里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監軍收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民廩然容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縶殺之夷其族雖|者||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慍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諧曹司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恣愁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究也遂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

吏暴死

成訥頗知吏治事見前疑獄注

宋申錫

|||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

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奸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宜反者乎因與泣後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愁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爾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比因追復右丞

李昭德 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雨甚衆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報獄靜 蘇逢吉事見前獄注

聞鬼哭 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戒｜｜｜上疑其冤詔收葬南部新書

張齊賢言 本朝太宗朝｜｜｜｜令州縣每月具禁放數聞故爲淹滯者放黜無究滯則校其稚賞會要

馮元吉辨 石州判官｜｜｜｜究獄全活者二人特超一資賜緋章服獎之寳訓

夢人來告 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內辟

左右復訊之因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之行狀

仲孫審獄　姚｜｜為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喜曰｜｜當如是也段

張奎辨囚　｜｜為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伏其明

唐肅白冤　｜｜為泰州司理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其｜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厚德錄

訪問非盜　孫觀察康權知滄州有刼盜獄成康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鄰

里而｜｜之皆曰此貧居他不事令以為盗非也既二日果得真盗降詔奬諭厚德録

釋囚得賊　靳宗說嘗攝滄州鹽山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别母而死宗說惻然｜｜縛令人與俱至家既而吏獲所殺人者厚德録

鬻獄訖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于｜注典主獄也訖絶也絶當謂賄賂不行書　**府辜**　獄貨非寶惟｜｜功注府聚也辜罪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同上

納其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左昭公十四年

賂以樂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女｜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

白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丨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左昭二十九

錢十萬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每不平之及判度支期以每日案上有一貼子云奉錢三萬乞不問其獄公怒悉収公吏左右訊之明日於洗處云丨丨丨又於寢所云丨丨丨公嘆曰丨盥丨丨可以通神乃不問幽閑鼓吹

金五百 裴寛先是寛以所善請於裴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糶曹鑿自以它事繫臺寛捕案之敦復謂寛求致其罪遽以丨丨丨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寛睢陽之守

貴倖鬻 裴寛遷刑部員外萬騎將軍馬崇晝殺人而王毛仲方以丨丨將丨其獄寛固執不從

參

軍鬻陸肱宣宗時除刺史有録事||頗尚修潔肱召問曰録事||有幾對曰有三下等儒政虐刑貪財||獄即懼失事唐語林

門如沸湯李義府母與妻諸子皆市獄||||

厲謝中庭見究獄詳

察色子文動色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之没事具妻盈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為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柔察||||||應對名至於是扣頭首殺禮

李若色動胡質為常山太守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一少妻見其比居年少書吏||||遂窮詰罪人斯得矣

黃門伏罪吳孫亮事見續集梅子注

馮昌具服符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為賊殺妻兄疑豐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怪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北而南㑭

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水離為馬南渡從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殺之昌乃||與妻通期新沐沐者枕枕為驗誤中婦人

後出真盜

冀州有老母遇刼唱盜人為逐之擒盜反誣行人日暮母及路人莫知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盜其姦奸擿伏如此

惟有廷掾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于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耳又鈴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考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令吏追聽

有一人持一疋絹到市賣遇雨而披覆後一人求庇廕授一頭

兩釁當别因爭云是我縑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君恩縑主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服乃

令吏縛來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被殺主名不立雲録其妻無所問遣出密||隨之曰有一男與語便||果得之云與妻同謀殺

子長為政

李||||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坎置木囚於其中罪若正木囚不動若有怨木囚即動豈囚之情着木人也

懷素守法

馬||字惟白魏元忠謫嶺表太僕崔貞謹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變告貞謹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謹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闕之人且陛下操殺生之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

盜劫貢船

錢徽守蔚章彭江州刺史初州有|||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

繫訊獄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

聞哭知冤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王充論衡

挾私殺妻

李景略凉州人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丨丨丨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獄吏不能劾訊得實情以景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諱賓錄

女哭不哀

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丨子丨而丨丨問之夫遭燒死勑吏與尸令人守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耆老傳

婦哭不悼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戶側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

於鄭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酉陽雜俎

辨金化土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于縣縣將置府庭邑宰欲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為塊土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云奸計換之就鞫其案獲金里社皆共證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拘繫僕隸脅以刑辟結成具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偶有宴筵語及斯事皆共驚嘆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曰邑宰者非判官親乎曰與之無素袁相曰甚疑此事更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豈別有所見非判官莫能明之袁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云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塊語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

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於是群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每言才智不及其後履涉清近至德宗朝為宰相

劇談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失入

刑法總論 失入法嚴矣諸官司失入人罪一名為首者當職官勒停吏人阡里編管第二從當職官衝替事理重吏人五百里編管三從當職官官衝替事理稍重吏人鄰人編管第四從當職官差替吏人勒停二人各遞加一等謂如第四從依第三從之類為首者當職官追一官勒停吏人二千里編管三

人又遞加一等為首者當職官追兩官勒停吏人犯杖罪以上雖非一案皆通計並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未決者各遞減一等謂第三從依第四從三人依二人之類會恩及去官又遞減一等以上本罪仍依律其去官會恩者本罪自依原減法即事涉疑慮若係强盜及殺人正犯各應配或中散大夫以上及武官犯者奏裁諸官司舉駁入人死罪不當者杖一百諸官司失出人罪者依因罪人以致罪法諸命官犯贓至死後因理雪改正勘官吏合行杖坐者正依犯人所降特旨從流罪理為失人

事類

刑僭 丨丨則懼及善人左 **罰爽** 入人之罪丨既丨於躬行 **理乖** 情匪哀矜丨丨明啓並白氏帖 **枉撓** 丨丨不當反受其殃注丨丨曲入人罪也記 **私曲** 察阿黨注謂獄官以丨恩丨斷記

宋申錫 見前寃獄注 **蕭齡之** 唐臨字本道御史大夫丨丨丨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

羣臣議　曰齡之貪賍狠慝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因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也不可爲後世法

故入死罪

本朝建隆二年五代以來刑典弛廢州郡獄吏不明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子漢惠無頼嘗害其從弟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令有司劾之並除名徙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

失入死刑

雍熙二年九月判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上謂佖曰朕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以語宰相且歎賞佖以爲知言

悞入死罪

至和二年二月廣州司理陳仲約｜｜人｜｜｜｜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獄吏雖暫廢他日

復得序官可不重其罰耶

失出寧失與其殺不辜||不經寧僭賞不僭刑不濫不幸而過||毋濫左容姦

輕典||禮惠暴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而寬惡也刑法志張蘊古自|||之死也法

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有罪故吏皆深文徐有功竇孝諶妻

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刑法志

龐謂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鞫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吏泣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詰有功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嘿然

盧為臣|商字||同平章事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

中丞封教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

議讞緩死 中孚君子議獄｜｜易 **平議** 讞｜｜也 **讞于公** 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記文王世子 **讞所屬** 前疑獄注詳 **讞**

不當 前獄類重事注 **讞不厭** 前疑獄註 **驚乘輿** 文帝朝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行從橋下走記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所公共其時上誅之則已既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盜廟環 又有｜高｜玉｜者釋之奏當棄市上怒全族之釋之曰如盜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

可前奏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喜上寬所奏即得｜上曰｜｜非俗吏所為也湯舉寬為奏讞掾讞以古法議決獄

幸宣室 宣帝

詔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季秋後請讞時上｜｜｜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

益精明 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為廷尉

為平處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來為諸君覆之乃｜｜｜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傳命誤 後漢兄弟共殺人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嬌詔當斬郭躬曰法故誤｜｜｜當罰金帝曰疑其故也躬白曰君子不逆詐帝曰善

爭死上 張儉亢節亡投孔融兄褒褒不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融爭死問母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辜一門｜｜｜郡不能決乃｜讞詔坐褒

法不當坐 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疾有徵｜｜｜御史權萬紀劾蘊古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

小子乃敢亂吾法耳令斬於東市尋悔因

奏不應死

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緼古始狄仁傑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寘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僕不去曹

李日知歷同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因無死法皆以狀讞而后用日知議

法有首從

李峴於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崔器附致深文峴獨曰｜｜｜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

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旦皆血
鈇砧尚為仁恕哉衣冠蒙更生

法有重輕

魏謩中尉仇士良輔妖民
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因
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
法官也決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
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縣令獄不在有司||
||何從而知帝停決

蒙峴更生

李峴事見前註詳

得戩論正

孔戢字君嚴改給事
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
從父兄鞫獄其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戩慷慨論正貶
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

牒案填委

嚴郢字叔敖曰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
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十
獄正恐||||章程紊撓

科條叢繁

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
下多故大理議讞||
||播悉置格律坐隅

餘慶免死

徐有功時博州刺史王冲責息錢於貴卿

遣家奴督歛與尉頗｜｜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發沖謀魏元忠謂餘慶為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為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後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殺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有功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死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當此時左右衛仗在廷陛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

齡之免死

蕭｜｜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戮于朝唐臨建言羣臣不知陛下議之之意在律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很扈死有餘咎陛下以興于他因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之唐臨字本

德**例不覆讞**見前注**詔與詳讞**韋弘景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弘景｜御史｜｜**置笏在陛**崔元亮右散騎常侍字晦叔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曰孟子有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令今殺一凡庶尚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帝感悟**特從上讞**仁宗天聖五年詔大辟之科｜｜｜｜國史**申嚴奏讞**紹興初陳去非在黃門始｜｜｜｜不當之令具後寢寬慶元後東南有因詈人被毆死者而行兇之人作可閔奏裁姚愈次韓為御史上言如此是詈人之罪重於殺人三年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偽印免死**趙朴為武安軍推官有｜造｜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

有造法者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丨丨一府皆服蘇內翰撰神道碑

推斷致刑 豐卦君子以折獄丨丨 **明政** 賁卦君子以丨庶无敢折獄易 **蔽要囚** 丕丨丨丨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注要囚謂審其要辭書康誥 **啓刑書** 哀敬折獄明丨丨丨胥占咸庶中正書呂刑 **決小罪** 孟秋天子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丨丨丨 **無留罪** 仲秋命有司中嚴百刑斬殺必當丨丨有罪 **兩劑禁** 以丨丨丨人獄入鈞金三日致于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賫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亦重刑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禮 **五聲聽** 以丨丨丨獄訟求人情一曰辭聽二曰色志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同上 **協日殺** 司寇旬職聽于朝要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刑以議獄獄成士師受中丨丨刑丨肆之三日 **十日斷**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注用情理之丨丨乃丨與有可出也並禮

必以情 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丨丨丨

得其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曰如得丨丨則哀矜而勿喜

嘗學斷 見前學獄詳

片言折 子曰丨丨可以丨獄者其由也歟語十三

導因意 穿封戌因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公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注上下手以丨丨丨左襄公二十六年

舉要辭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

用備具王賴之而賂之駢旌之盟因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丨其契遂奔晉注丨契之丨

呂步舒

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丨丨丨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斷於外不請既還上皆是之前五刑志

雋不疑

丨丨丨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面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叱從吏收縛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衛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而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謂霍光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

陳寵

後漢丨丨咸之曾孫明家業天下獄訟其所由決平奏無不厭伏時肅宗詔絕鉆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十月冬初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威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

魯恭疏

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廷尉每附輕典從寬也刑司徒｜｜上｜疏盛夏台農人拘時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行

寺中二絕

宋世軌為大理卿蘇珍之為大理正寺中語曰定嫌決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北史齊宋世軌傳

並令棒殺

梁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殺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之

事未行而城陷隋史

單言輒判 李程字表臣調藍田尉縣有滞獄十年程｜｜｜｜

一切待報 嚴郢字叔敖御史臺請天下斷獄｜｜｜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從遣郢言罪人徙遣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符印强劫放火諸盜令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

州部審覆 徐浩字季海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書垂謹郵意請如故詔可

幕府平處 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輕重盡合乃論決

女厲進謝 李景略為朔方節度監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賄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覆實論殺之既而有若｜｜｜者｜｜｜庭中如光妻者唐史

道人素狂 薛懷義陰募力少年千人為浮圖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

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庭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不足治力｜臨為大理｜高宗嘗親錄死少年聽窮劾

唐卿所斷 因前｜｜｜者悉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因曰｜｜｜｜既非冤濫所以絕意舊史

張說所按 ｜｜守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橫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經時不決睿宗令説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係禁一切釋之故睿宗勞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韋君所論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死無恨

元懿寬平 鄭惠王｜｜｜數斷大獄務｜｜高宗嘉之

守真裁恕 裴｜｜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覆詔獄多｜｜全免數十姓

仁傑平恕 狄仁傑為大理丞歲中斷久獄

萬七千人時號丨丨本傳

呂諲平反

丨丨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興三司同鞫大獄獨引緯文傳會經義而丨丨之當時卒用中興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栲訊

刑法總論 栲訊法嚴矣諸捕盜官獲盜應栲訊若過伍拾及以他法者論如考因法即非應栲訊而栲訊杖壹百栲滿二百者徒二年傷重若致死者論如前人不合拷考律元無可疑之狀者各不以失減

事類一連十韓朗丨丨丨十連百同上死有餘辜搖楚之下何求不得雖臯陶聽之猶謂丨者丨丨丨丨罪得其實文選解械得還戴就會稽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贓從事薛安收就考掠五毒慘至燒鋘斧使夾肘腋肉焦墮地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糞薰之一宿一日謂已死發船就口罵曰何不益火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令爬土爪悉落安曰太守贓罪狼藉君何骨肉抵扞就曰太守剖符大臣奈何誣枉忠良安奇其節操丨丨丨丨解釋郡事破械勸誘吳陳表文與為士皆愛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明壯悍狀榜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表丨丨丨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拾明罪何故夜榜常林夜撾吏崔林聞曰君為廷尉邪常曰無崔曰丨丨丨丨因常慙之卒從吏訊鄒陽獄中上書曰左右不明丨丨丨丨榜

訊取服 隋煬帝時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凡二十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

栲掠已死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狄仁傑謀反下獄仁傑承反後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任信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名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栲掠矣於是出此七族流行本嗣真于嶺南餘皆貶為倉

密牒按訊 蘇珦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誘卿即詔監軍河西

有司雜訊 朱子奢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甚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不如所

言請死勑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懼而不敢申矣詔可

宰相同訊

姚紹之武三思烝僭不軌王同皎等謀殺事覺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勑｜｜李嶠等｜｜執政畏禍靡減無所問因嗁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呫嚅紹之虩然不復顧

御史覆訊

宗室皐字子蘭授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詔劾之潮州初｜｜｜｜皐懼憂其母出則因服入乃貌言如平常

日中

獄具

吉温李林甫與李適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以垍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餘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與京兆雜治累日情不得京兆尹蕭炅使温左訊温分因左右中杖二重囚重訊後令楚械搒掠皆呻吟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健出諸吏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林甫以為能

一昔

獄具 敬羽擢監察御史歧王珍謀反詔羽窮劾力悉支黨環以榜具因惶怖|||||珍賜死

惟吏是聽 李邕素輕張説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邕妻請戍邊自贖曰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

隨問輒承 吉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因問震以裂威||||無敢迕鞭楚未狀于壁而獄具矣

鍾能辨盜 陳述古知浦城縣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紿之曰某廟有|至靈||||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不盜者摸之無聲以帷帷之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因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唯一因無墨訊之遂承為盜

徐有功疏 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

柳宗元守道論 懲之以黜遠鞭扑掊拳斬殺之慘

款辨附證驗

刑法總論

欵辨　諸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其服辨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違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囚辭皆獄官親聽令自通狀不能書者典為書之書訖讀示辭已窮盡即官典同以辟狀類合成欵惟具要切事情不得漫録出語仍示囚詳認書字能書者親書結欵若重罪大情已明者其餘並據招結欵免追究諸鞫獄于證人無罪者日下責狀先放其告捕及被侵損人唯照要切情節聽暫追證訖仍不得隨司若證徒以上罪犯人未録問者告示不得遠出即推盜應被追主認賍或證對者限當日責狀先放有故獄官具情由稟長吏通不得過二日告捕及被侵損人若被主認賍證對各不得闕留如違許于逮不應禁之家越訴

事類

明清｜｜于單辭｜｜　師聽｜兩造具備｜五辭並書　置對｜｜自伏其過莊子　置

辭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傳相曰王陽病抵讕||注抵拒也讕諱也讕力亶反不能舉見前注詳

不足受公孫賀子敬聲代賀為大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朱安世不能得賀請捕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京師大俠聞之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我師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戒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使巫祭詞詛上下有司案驗賀父子遂死獄中前公孫賀傳

不知置周勃下廷尉||||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乃書牘背以公主為證注置立也||對獄辭讀木簡

引詠為證後漢英詠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府龐參椽參賢相誣罪應死各||||理無兩直自列死二人懟悔和解涼州刺史張視祭其墓旌其子孫

引說為證宋璟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流芳多矣若有不

測吾且扣閤救將與子偕死乃詔推事武后元年丨丨丨使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法司反丨丨使

敢多詐辯狀而加者各呼家屬大理丞徒以上丨丨因以故入論刑法志與其丨丨告以罪名問

其狀疑不伏則聽

其自理唐通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申理

刑法總論見前卷獄繫門

事類命斬仁軌初陳倉折衝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訟之仁軌曰魯寧尉之百姓辱臣如

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受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

詔下君集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為有司所劾||||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

與萬均對

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婦女付大理||||辨魏徵諫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者重若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不三君之逮乎上遽釋之本傳

下士貴吏 太宗自臨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輕｜｜｜｜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汲釋之

懼元忠寃 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于庭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悟其讒

白崔寧寃 崔寧為才將事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驚耳｜其寃使者以聞

縱囚以還 李元素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掠服之亞請斥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雠亞怒劾寧罔上詆罪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已怒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悟曰非御孰能辨之 出獄付外 崔琯字從律京兆尹宋中錫為讒所危宦官切齒時人罕敢辨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悉平貸之 李方元字景業為江西判官有大獄諭死者十餘囚方元判審其冤｜｜｜｜ 當不坐死 見冤獄宋申錫注詳 臨出其冤 唐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衆迂大理卿 從疑其冤 崔｜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縱不治俄得真盜 上狀訴冤 穆借

字相明累侍御史陜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罪賛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賛受金捕送獄弟賞丨寃丨詔三司覆治無之出為郴州刺史

刑耳列寃

張說字道濟字文融恨悉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閤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丨丨丨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塩疏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

師旦妖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贊萬年擢左臺監察御史馮昭泰性摯刻人憚其强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按皆稱病畏縮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部官盜金

袁滋字德深進詹事

府司直｜｜以｜**執正其罪**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累
｜下獄激直其冤 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元
令盧樅以公事詛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官人也銜之構
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
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黜則留官貶則為太
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
其罪樅得流鎰貶
撫州司戶參軍 **密疏申理** 狄仁傑出為豫州刺史時
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
論死仁傑釋其械｜｜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
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
元惡詿誤及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
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
亦為
立碑 **上疏申理** 裴度字中立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
肆威以逆凡訓註宗姻賓客悉收逮訊
報可修度｜｜｜
｜全活數十姓 **多所全活** 趙普為蘇州判官太祖與
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

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賴以得免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鞫于有司獄吏挾怨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弃之水中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吏於何地太守歎服

東坡吐舌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色動久之人問其故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

歐陽坐降

趙槩除知制誥會歐陽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時脩為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裴韓范者皆欲反致脩罪云與
甥亂上怒獄急羣臣无敢言繇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
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蔑所惜者朝廷大體
爾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繇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
終坐降繇
亦求去

獄空空虛周成王時囹圄｜｜四十餘年衰息漢文帝時獄訟｜｜潁川獄前漢黃霸
為｜｜百姓嚮化八年｜無重囚不其獄後漢童恢為｜｜令｜連年無囚全椒獄劉平
為｜｜令有恩惠百姓懷感刺史行縣獄無繫囚獄櫓生蒿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
詔而已獄內｜｜枕木遂蒿並滿每旦牙門虛寂無訴訟者謂之神門北宣帝紀囹圄生草隋劉
廣為平鄉令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因爭訟絶息｜｜皆｜｜庭可張羅大理院獄見前鵲巢

其庭注

府縣寺獄

唐代宗性仁恕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

大理獄空

紹興間｜｜寺奏｜｜上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寃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訴深恐此弊未革卿等更宜商量

本寺獄空

本朝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卿吳交如等劄子｜｜見令｜｜｜欲依故事稱賀詔免上表

三院獄空

元豐五年四月知開封府王安禮言｜｜｜｜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繫待辨者一切論決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上曰昔由餘聘秦觀政內史廖華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獄以屢空

趙抃知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人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

予盡力處事為少｜｜｜｜神道碑杜甫南風賦叢棘圻而狴牢輕李庾西都賦吏閣丹筆臺收白簡司刑無冤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云云李白萬憤詞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愁而沉送

詩集蟄戶聽馬刑卓峻蒼鷹獄吏清覆盆徒照日｜｜未驚雷蠶室地幽｜｜閉門靜雀羅開有氣運衡斗無時會鑿坏並駱賓王獄中詩白日囚朝為青春士暮為｜｜｜韓愈赴江陵途中楚地囚悲作｜｜｜何由秦廷哭李太白示息秀才造化悲傷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神有所感｜｜｜為｜｜｜李白古風死囚來歸｜｜四百｜｜獄唐白樂天七德舞敲榜發姦何況親犴獄｜｜｜｜偷韓愈赴江陵塗中愚暗忘身聖主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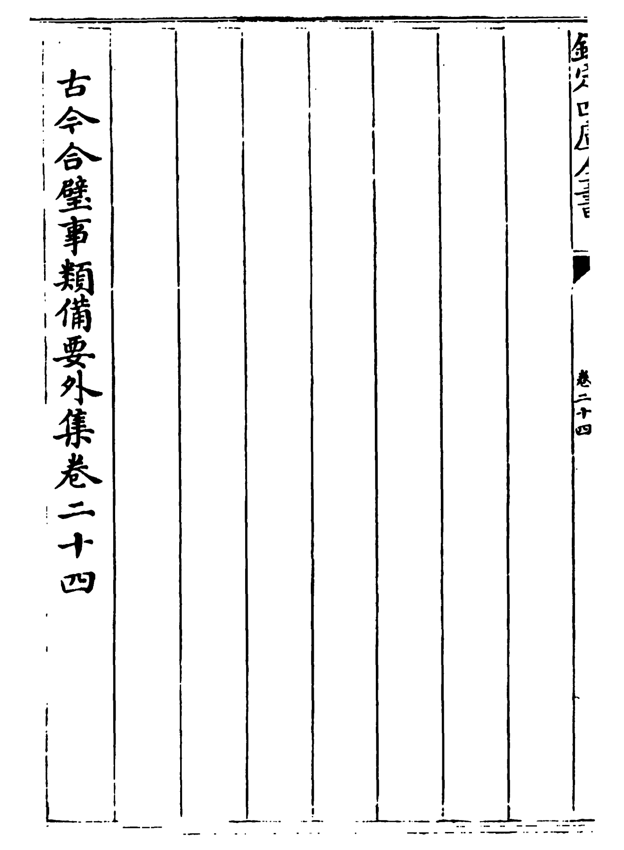
萬物春小臣｜｜自｜｜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東坡獄中寄子由

文字為累 平生｜｜｜吾｜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鬬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撒向江西坡出獄

庭栢陰陰 自｜｜｜盡掩門烏知有赦鬧黄昏漢宫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坡已未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

臺柏｜霜｜夜｜｜風雨恨圩月向低夢遶雲山

葉凄凄 心似鹿䰟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坡獄中寄子由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四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刑法門

赦宥

古今源流

赦者古人忠厚之盛心也自虞舜有眚災肆赦之文其後周官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穆王繼之故呂刑一書亦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之條然古人本以人之有過誤遂從疑典而赦之秦漢以來不本此意蓋有即位而行赦亦有其兵而行赦又有符瑞而行赦又有災變而行赦此

猶可也亦有無故而祈為市恩之地而行赦甚者間歲一赦而每歲數赦者有焉雖曰不失古人忠厚之心適所以滋小人怙恩之地惟我國朝自三歲郊禋行赦之外其餘非大典禮大册命則不行赦焉間有曲赦之令亦事出於權宜而非用之為常典也此其所以有合於古人忠厚之心而非秦漢以下之君所可髣髴其意者然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夫以人之情誰能無過不幸而陷於刑僇於此而不開其自新之門是固非聖人忠厚之心然世之人不能皆君子也固有今日脫之纍囚而明日復罹於禁網慼不畏死視國家三尺法不啻如弁髦而輕之曾弗思痛悔懲艾體國家與我自新之意也小人得志君子吞聲治天下者宜知所輕重矣

事類

肆赦 眚災｜｜注言赦而肆過害當緩之

宥過 ｜｜無大並書

宥罪 雷雨作解君子

以赦過｜｜**緩死**君子以議獄｜｜並易**小過**赦｜｜語**大眚**肆｜｜注赦其罪也春秋

從重赦｜｜記**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書**三赦**司刑掌｜｜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

赦曰惷愚禮**五過**五罰不服止于｜｜書**過市**國君｜｜刑人赦同上**解網**成湯｜｜

四面史**無辜**多方開釋｜｜書**衆疑**司寇正刑明辟｜｜赦之**在宥**聞｜｜天下莊子

委轡宜思｜｜之懷衆追解網之德注管仲曰赦者犇馬之轡也白六帖**小利**管仲曰凡赦者｜｜

而小利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大恩**赦者｜｜也漢紀**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文中子**不敬**管仲曰赦出則民｜｜惠行則過日益**大酺**漢武帝元鼎元年赦

天下｜｜三日**賜酒**元封元年甘泉產芝九莖｜雲陽百戶牛｜作芝房歌同上**更始**漢承兵革

之後比屋可刑故申以大赦之命滌蕩穢流與民｜｜時勢然也天下乃循襲而不革失時宜矣漢紀

滌穢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漢承兵革之後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

枯物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之｜非明世宜有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危負以畏奸宄禕頋謝而已蜀志

除瑕 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釁贊拂布澤晉郭璞傳

顯義 赦以｜｜後岑彭傳

布信 所以｜大｜者赦令也盧坦傳

銀印 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長二尺廣三分上刻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玉璽 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又曰新保之泉無海盖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天下改年也崔鴻前趙錄

烏啼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怏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聲叩閤云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製

為丨夜丨曲

蠅集 載記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密議于甘露堂親為赦文有一大丨丨于筆端既有小青衣大呼於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南宗室義慶傳

生恩 丨丨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韓文

和氣 德音朝發于九天丨丨夕周于四海劉禹錫改元赦狀

雞竿 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丨於仗內聳脩丨而揭起李庾西都賦又先集囚徒于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六典

鼉鼓 乃建雞竿代丨丨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文粹

賜民爵 漢高二年赦罪大丨丨丨又文帝即位赦天下丨丨丨一級又景帝五年立皇太子為常山王大赦天下丨丨丨一級又宣帝元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大赦天下丨丨丨一級租稅勿收

詔賜帛 宣帝元康元年丨曰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景先休烈獲蒙嘉瑞其赦天下丨鰥寡孤獨孝弟力田丨

赦殊死 高帝五年

下令曰兵不得休息萬民勞苦甚令天下事畢具｜天下｜｜以下又武帝元封六年行幸河南祠后土昆田出珍物化爲黄金神光三燭赦海隂殊死以下

赦死罪

景帝四年夏蝗秋｜｜｜又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淮隂賜中都｜｜以下又後章帝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甚衆而詔令不及惟天恩莫不蕩宥帝善之下詔赦焉

赦軍士

前武帝建元六年｜鴈門代郡｜｜不循法者

赦貶爵

二月｜｜｜｜從算

赦過租

天漢三年｜行幸所｜｜

赦繫囚

後章帝章和元年｜天下｜｜並同上

地震赦

武帝建元四年｜｜｜又宣帝本始四年｜｜大｜

泰畤赦

武帝元鼎五年｜｜于甘泉天子龍郊見夏｜天下又後元元年薦郊時光景並見赦天下

雍郊赦

景帝五年｜｜見五帝｜天下

景星赦

後主

景曜元年｜｜見

北斗赦 唐一行長於數所筭王生其子以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當有赦道其徒投以布囊戒令與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之勿脫至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寘之大甕中密覆封書梵字誌之太史奏｜｜不見召一行問之曰莫若大｜從之其夕太史奏｜｜見大星如故雜俎

願無赦 後吳漢病篤上親問之曰臣｜謹｜｜而已

不妄赦 蜀諸葛亮二十餘年赦不妄下不亦卓然陳壽傳

金雞樹 唐武后南有大槲樹赦日置雞其杪賜號｜｜｜又唐中書令供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啣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馬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以錢求或取絳幡而已百官志

丹鳳門 幸｜｜｜大赦天下韓文公元和聖德詩

草赦令 韋承慶字延休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咸

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駮赦論**五代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為｜｜｜以獻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啣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亦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矜寡正刑罰而已是時高祖方好言覽之大喜**封錢三府**陶朱公故人莊生謂楚王曰某星害楚德可除之王使封三府之錢注黃白赤金也將赦慮人知有竊盜**瘞於礦石**管子曰無赦者若｜疽於｜｜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車駕西都**前高帝五年｜｜｜長安大赦天下**士夫新**

業武帝元朔二年詔嘉與｜大｜日｜歐｜赦天下赦所過徒元封二年冬上行幸雍祕子河決制命侍從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歌｜｜｜｜赦今年租五年｜天下所幸縣為出｜｜｜賦與民更始元朔元年赦天下｜｜｜｜厲精更始其赦天下與士大夫｜｜｜｜

宣帝詔災武圖赦元帝初元二年詔天｜降于孝｜｜館答在朕躬其｜天下年饑饉赦二年詔連｜不波元元之民困於｜｜朕德不能覆養其｜天下改行自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切見大赦之後奸邪不衰止此導之未得其務也前康衡傳洗心更始嘉與海內

｜｜｜｜｜後章帝紀宗祀光武後明帝永平二年｜｜｜｜于明堂赦天下又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大赦天下宗祀五帝和帝永和五年｜｜｜｜於明堂大赦惡冒善傷賊良民之

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惡人則｜人｜而｜人｜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宄難以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非以養奸猾也後安帝王符述赦賦

大德小惠 諸葛亮時有言惜赦者亮曰為政以｜｜不以｜｜故康衡不顧為赦先帝亦言治亂之道極矣曾不及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華陽國記

貫索夜見 ｜｜九星七星｜｜大赦晉天文志

驛馬夜流 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從隆宗慰問之路曰昨夜｜｜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馬成而赦至北史

將與更始 詔曰大赦令者｜｜天下｜｜誠欲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甚繆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平帝紀

一切勿按 建武七年記中都官三輔郡國凡有罪非犯誅死者皆｜｜｜｜具罪見徒為庶人而罪之命吏以文除之光武紀

好人喑啞 唐太宗謂群臣

曰語曰一歲再赦｜｜｜｜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死也

小人之幸 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君子之不幸也劉知幾傳

責躬大赦 太宗正觀二年旱蝗｜｜｜｜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産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

天下更新 孫伏加諫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辭也

天下自新 陸子昂八科比大赦滌蕩羣罪｜｜蒙恩咸得｜｜

天地之施 臣願陛下廣｜｜｜｜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輕重所不赦者並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賺然知所陷罪非陛下之恩也唐韋嗣立傳

仁恕之道 赦宜從重所以昭｜｜｜｜廣德澤之恩陸贄奏議

蠲逋賑民 李吉甫言陛下降赦令｜｜負｜飢｜恩德至矣刑法志

紓難宥下 ｜多｜收羣小者惟赦而已陛下每發德音數｜｜士陸贄奏議

風

雲改色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鸞輅旋行｜｜｜殊恩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歷惟新更啓無疆之祚劉禹錫改元赦

天光下臨聖德廣運決于華夏｜｜｜｜照彼幽蟄網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照被四聰瑕纇者期於録用同上賀赦表

天澤餘潤柳子厚貶永州司馬貽書蕭俛曰儻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殖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不虛為太平人

望外之澤詒許孟容曰今其黨與幸獲寛貸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痼希｜｜｜｜我同上

感泣思奮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臣是時知賊不足平矣唐陸贄傳

宣剔流涕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之際聞者莫不｜｜雖武夫獷匪人亦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鳩以好

音消祲沴為和
氣同上罷兵狀
推誠改過
致理興化必在｜｜忘己濟
人不恡｜｜同上罷兵赦文

受煦加恩
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老
疾｜｜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稑

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
之家物無不感柳東平赦表
勳錄爵班
農有薄征市
無強價｜勤

是｜｜秩以｜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
載奉素王宗教之道斯在同上賀赦表
仁滂施厚
滌
濯

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裔拔賢任耇
孩養無告｜｜｜｜｜韓愈聖德詩
恩浹幽明
｜｜｜
｜慶溢

寰宇象德乾坤同
明日月同上賀表
廣務寬大
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
｜｜｜｜刑明恐殺之德

杜甫
集
不原咸赦
太祖建隆元年詔因領節度州名定有
大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

者｜｜｜
除之
不得該赦
同上開寶四年詔自今年十一月一
日後應犯強竊盜者｜｜｜將來郊

天丨委所在長吏速告 曲求宜祐 建隆二年德音降死
諭免令下民誤犯刑獄 罪囚流以下釋之時
太皇后寢疾上憂懼乃丨 極論如法 太宗太平興國二
赦天以丨丨丨焉長編 年詔自今八月一
日後吏民所犯丨丨丨丨不在赦 三年一赦 太平興國
宥之限自後每郊天大禮前約束 六年太宗
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于圜丘先是有泰再思者
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
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纍制丨丨丨
丨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
足師法上然其對 念囚欲赦 真宗祥符八年閏六月
赦宥之議遂定 大赦天下先是上謂宰
相曰朕以盛暑之月每丨繫丨丨肆恩宥何以為名王
旦曰今邊鄙寧謐黎庶阜安特覃大慶固其宜也上曰
朕前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為首今當別白條告 務從
使四方曉解旦乃以二事為請改特著之長編

寛大 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謂宰相文彥博卿等廣詢民間利病者為條目｜｜｜稱朕勤恤之意彥博等曰聖意叮嚀恐赦文所載不能具悉上曰朕齋戒以見天地祖宗敎大號於天下固澄清宿弊所以條于赦令者貴示信萬方耳寶訓

以召和氣 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捨是無｜｜｜｜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

與常不同 真宗祥符元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上曰此赦｜｜時｜｜但常赦所有不能行者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庶實惠及民

並從違制 仁宗范仲淹富弼奏今後赦書內宣布德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守者｜｜｜論

曲盡物情 哲宗王巖叟言臣每歎前世赦宥之弊莫不幸小人則多而惠良民則寡撫親近則厚而霑幽遠則疎非前朝以精講之則無

再犯不原 光宗紹興四年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以｜｜｜｜深得民意

下詔陟流罪人經登極赦免罪|者|免

爰布湛恩

高宗建炎元年庫臣因請即位其赦文略曰慰民耳目之注救朕腹心之言||||誕敷區夏可大赦天下聖政

惟求民瘼

孝宗隆興三年三月臣僚上言皇帝登寶位赦大及續降寬恤十八事並係郵民州縣未開施行欲望降詔申敕詔略曰朕臨朝退聽|以|||為務自初踐位首行赦澤續降寬郵十八事而郡縣之間不為布宣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惠孚於百姓同上

盡下新令

孝宗即位詔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聿彰受命之符天地之大德曰生|||維|之|

釋因推恩

寧宗慶元五年德音降諸路流以下||杖以下||知慶壽故事

歐陽修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

因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感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
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湖山吳
帝謝肆赦表　日月並明欽昊天之成命雷雨作解得萬
國之歡心當乾坤清明之時舉天地並貺
之禮既受泰元之策爰頒廣宇之春舞干羽
於兩階但維求定開湯網之三面咸與維新

詩集雲鶴飛　五色｜間｜飛天上來傳聞　雷作解　日
赦書至卻放夜郎迴李白詩　御
臨雙闕天街儼百神｜節｜氣　大明煌煌
歲復建寅春張說和張監觀赦詩　泥金檢玉　天地分六
龍負日昇天門鳳凰飛來銜帝籙玄戴萬代金皇孫靈
雞鼓舞承天赦高翔百尺來朱輅升中告成答玄貺｜
｜｜｜照鴻恩李益大禮畢皇帝　滌瑕蕩垢　赦書一日行
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詩　萬里罪從大
辟皆除死從者追迴流者還　書報天中　｜｜｜｜赦人
｜｜｜｜清朝班韓愈詩　從海上聞沈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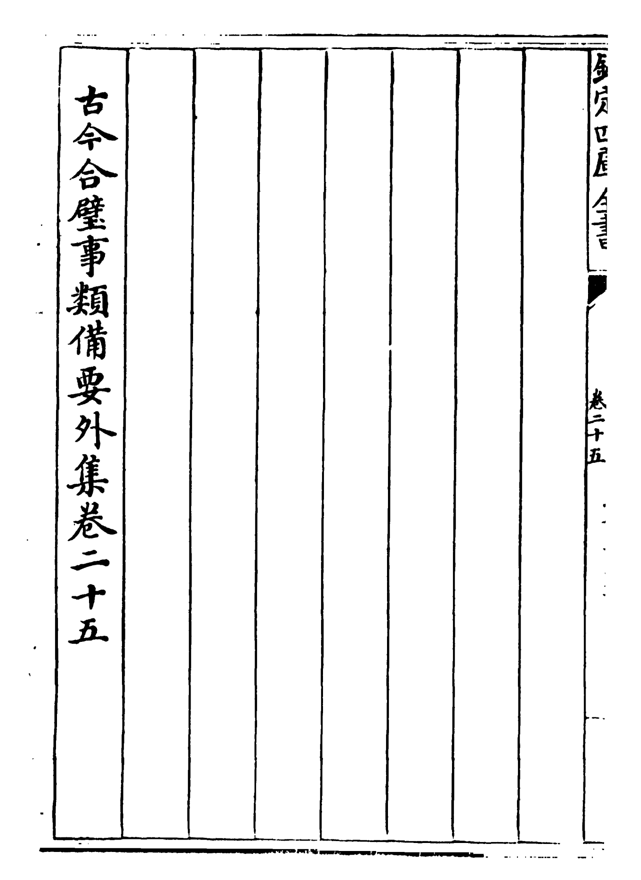
期詩籥動圜扃聖人宥天下幽｜｜｜｜同上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

三元降紫泥六甲迎和氣｜｜｜｜｜恩洗萬家春國嚴三歲禮｜｜｜｜｜舟楫

親南斗衣冠拱北辰張舜民詩不日慶鼇成萬計捐珠寶千章列棟盈秋毫思煩扃｜｜｜｜｜

青爵流芳遠丹書霈澤頒神人罔恫怨

道路沸歡聲藹之奇上清儲祥宮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華光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法令門

詞訟附

兄弟　田土　婚姻　告訐

詞訟明戒

詞訟所以訴不平於有司者也人之情不能無曲直然曲者求以掩夫直而直者又未能有以自白此訟之所由以興也然為之有司者將欲以公其是非正其曲直必使直者伸而曲者不得以校設使有司者胷中無學術與見識不審其理之是非不察其情之曲直則將是非貿亂曲直倒植

奸偽滋生競訟紛起又欲嚴刑禁之不可得矣况又胥吏舞文旁緣為欺者哉况又賄賂行權私情囑託者哉嗚呼訟者所以訴不平於有司者也而有司者又所以平其不平者也今若此是使直者終無所伸曲者終有所曲惟見其訴于縣者為不足而訴于州訴于州者之為不足而訴于監司否則又訴于臺部訴于朝廷至煩上之人處分將焉用彼哉夫析人之圭儋人之爵食人之祿則必任人之事而視民間事以為浼已者已為可誅然有志在於慕溫飽貪禁進當慾醉醲當饑飽鮮囊金櫝帛笑與秩終思所以為進身計思所以為田宅計思所以為子孫計而於斯民事不啻如越人視秦人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善民狀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戕泯泯棼棼何時已耶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蓋惟見大德之人則吾之曲直是非可得而明白矣則亦可以使斯人之無訟矣否則吾未見其可也

事類赴愬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於王孟子梁惠王上 紛爭 ｜｜辨訟非禮不決記曲禮

中吉 訟有孚窒惕｜｜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下險 彖曰訟上剛｜｜險而健訟 小有言 初六不永所事｜｜｜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其辨明也 歸逋竄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復即命 九四不克訟｜｜｜渝安貞吉 訟元吉 九五｜｜｜以中正也 訟受服 上九以｜｜｜不足敬也並易

信而止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質劑結｜｜｜訟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禮 治其爭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注古者市置有司｜｜｜訟不征稅也 速我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雖｜｜｜亦不汝從

詩

內自訟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者也論語

禁民訟 以兩造｜｜｜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造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入矢者取具直也曲禮

以邦典定 凡諸侯之獄訟｜｜｜之

以邦法斷 凡卿大夫之獄訟｜｜｜之

以邦成弊 凡庶民之獄訟以｜｜｜之

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以三刺斷 ｜｜｜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並禮秋官

嗣子嚚訟 放齊曰｜｜朱啟明帝曰吁｜｜可乎注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

名伯聽訟 行露｜｜｜｜也詩

僖公無訟 泮水頌｜｜也不告于訩在泮獻功注僖公還在泮宮又｜爭｜之事告者乎詩

家

父究訩丨丨作誦以丨王丨注家父大夫箋云究窮也訩作此詩而為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訩之本意詩節南山

孔子猶人丨丨曰聽訟吾丨丨也必也使無訟乎語

夢訟弗勝中行獻子將伐齊丨與厲公丨丨丨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左襄十七年

夢訟而爭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與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

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夢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徇士師之言可也列子周穆王篇

衛侯不勝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左僖二十八

子豐欲愬鄭||||鄭僖公於晉而廢之子罕止之襄七

王叛孫蘇周公將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文十四

晉執陳生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襄四

郤犨取貨會于沙隨宣伯貨||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成十六

獻子求貨邾人城翼魯取邾師

邾人愬于晉晉執叔孫婼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也乃不果坐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范｜｜｜｜於叔孫中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得貨見而不出

昭二十三

聽於士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陳生怒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襄十

正於州犂

楚侵鄭至城麇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丨丨伯丨丨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襄二十六

欒祁愬盈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丨丨丨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丨諸宣子曰丨將為亂云云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證遂逐之襄二十一

季姒愬展

季公烏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烏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烏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丨丨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

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市而執夜姑遂殺之昭二十五

南子愬戌 衛公叔文子卒衛侯始惡其子公叔戌以其富也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曰｜將為亂明年逐之

莒愬于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人｜｜｜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請間而以師討焉昭五又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人｜｜｜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昭十二

邾愬于晉 會于平丘｜莒人｜｜｜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云云魯人懼聽命昭十三

朱愬于楚 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楚人將討蔡費無極取賂居東國曰云云昭二十一

訟而赦罪 鄭弘字巨君師焦既楚王英反引既既被收疾病於道亡歿妻子禁制獄諸生懼連及乃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鑕訟既

罪顯宗赦其家弘躬送既喪及妻子還鄉里

訟以求直 陳寔爲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輙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禁之理將何申之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陶上書 宦者趙忠喪父僭爲玉匣朱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帝聞之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等數千詣闕｜｜訟穆帝覽其奏而赦之

虞詡上書 于公劾奏｜｜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自訟云云帝省其章乃不罪詡

訟詣行決 蔡行孟嘉以謹讓化鄉里有爭｜者輙｜｜｜其所爭者皆無怨

訟從虞決 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鄉曲宗之有辨｜｜｜｜之以情理論判之

劉曠曉理 隋劉｜為平鄉令人有爭訟丁寧｜以義｜七年獄中無繫因獄訟絕息

杜畿陳

義魏丨丨為河東守有訟者為丨大丨令歸誦里之自後少有訟者魏志

章駿授經唐丨景丨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嗚咽付丨孝丨於是子母感義

撾登聞鼓隋文帝詔申勑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丨丨丨丨有司錄詞奏之上隋志

置登聞鼓唐武后垂拱元年制朝堂所丨丨丨肺石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衙官訴冤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謩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謩為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音頸如今也不送謩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丨丨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不恚於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

丨丨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於槐陰顔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之對曰建州百姓訴寃魏闓之倒持麈尾敲擡子門全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巳量移鄭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獄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據言

孔目訴寃

陸象先為馮翊太守其量非凡可以測度房琯嘗尉馮翊象先下丨丨官黨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避官拽芬下決脊杖千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黨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到闕力薦琯為監察御史乾𦠆子

出繇評訟

顔翊李父非理據黨

人朶牙諸邑求治時令尹下翊因私評之私丨已丨償之其訟遂息江南野史

飲乳輟訟 韓至彥事見兄弟門

曉指枉直 何易于為益昌令凡關民在庭易于丁寧丨丨丨丨杖楚遣之不以付史

先歷縣州 五代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敕民有訴訟必丨丨丨丨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何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妄訴

訴劉洎冤 高宗朝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正觀末為褚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令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聽其言遂寢其事

訟遂良冤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

不納

李白供狀

｜｜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無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許騎驢摭遺

張造判牒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尉｜｜｜｜曰名伯所想尚勿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國史補

以牛還婿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元武民依婦家者久之挐牛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於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預為民泣訴具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其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家曰以此還婿婦家叩頭伏罪元武吏大慚

以牛還甥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民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還索牛兩頭

已死只還四頭老牛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于雲令送敬付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宅上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即還牛還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朝野僉載

破雞得粟

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齊二野父爭雞問雞何食一云豆乃｜｜｜｜乃罪言豆者一縣稱其神

子壻分財

張詠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移書云他日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長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公閱之曰汝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服公明斷

戚里分財

張齊賢真宗｜｜有爭｜｜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

能服宰相張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取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訴割牛舌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丨牛舌為人所割詠曰爾於隣伍誰是最隙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不遂怨之深者詠遣去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人訴擅屠牛詠叱曰爾丨某氏丨丨以償貸粟之怨而返致訟耶其人伏罪

訴市牛皮

高湝為滄牧有人牛黑牛背上有白毛湝乃丨為州縣丨丨丨倍酬其直使宣認之因獲得賊

訴所藏錢

程顥字伯淳任京兆鄠縣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

遍天下比錢皆爾未藏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詐欲亂卒

坡公知密州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丨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墓誌

望之訟究

蔡襄忮刻用刑殘酷知泉州時嘗以叔母喪在式假通判黄泪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之置酒作樂襄陰愬之即捃撫其事械送獄拷之坐是除名竄流其弟望之累詣闕訟究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為而士亦以此少之言行錄

訟輙自止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鬬丨丨丨丨曰吾非畏汝懟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呂氏家塾記

訟至於無

彭思永字季長南海分寧素號難治前令皆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明道先生撰行狀

韓昌黎訟風伯

維兹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

風伯是尢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摇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爲密兮念此下民悶其元兮不闢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其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雪屏屏兮吹使鱗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蹇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網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誰汝傷

胡致堂論越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情達之故徹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畏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名禮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兼十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姦猾而民之寃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亂不顧階級非豪宗强姓則舞文

狡吏相為表裏奸言亂政欺惑朝政者也其力能自遠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而非善良貧丁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觀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侵不已於是有訴人王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業豺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説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情彼百姓之寃無告者皆得聞於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為大害也故以越訴為是則令甲不當禁以禁而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聞之訴亦可無矣

兄弟

兄弟訴財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彦均割家貲不平公擿而遣之復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章與彦|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彦曰均平章曰不均公

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兄弟訟息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丨丨爭田瓊名普明兄弟諭曰云云兄弟因而下淚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詳見兄弟門

兄弟訟鬩 韋保衡以妾為妻黨田宅至丨丨丨丨家法遂替

兄弟相遜 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丨丨爭田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又告將解即訟者慙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

田地以地比正 地官小司寇凡民訟丨丨丨丨之注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以版圖決 小宰聽閭里聽版圖注版戶籍圖地圖丨土丨之丨丨其訟並禮

久而不平 文王時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遜畔行者遜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史周記

久

而無成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詳見當獄注

鄭許爭田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文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明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注以鄭不直故成四

周晉爭田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一 又周甘人與｜閻嘉｜閻｜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

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使趙成致閻田于晉昭九

邢雍爭田

晉｜侯與｜子｜鄐｜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政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昭十五

秀實牒免

段秀實初為營田判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之

仲方申理

張仲方為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三疏｜｜｜卒與民直

能直吾屈

李惟簡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尚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田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閵李將軍為人公平廉｜｜｜｜即賫縣牒求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

劾發其私

姚合景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

原主簿朱儔覆按偎以田歸使合｜｜｜｜以地還民

民訴涇水 昭懿公主大歷末裹內｜｜｜｜為磑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磑以水與民

人退自責 後魯恭為中牟令訟｜爭曰恭為平理曲直皆｜｜而｜｜｜

訴括其隱 王章周太祖用兵四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川縣民｜｜田者必至川縣覆之以｜｜｜田天下由此重困 五代史漢臣傳

訟子與錢 簡肅公奎知益州里婦｜其｜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以與之 厚德錄

訟婦給衣 王待制質權知荊南府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華復練塘頌序 潤州練湖幅員四十里其傍大姓强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

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曲能掩直强者以得之韋公素知截湖申戒縣吏卒徒關之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

劉夢得高陵令頌

涇水東行注白渠灑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涇陽人擁而顓之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復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怨御忍公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京兆具事以聞詔許訖役

呂東萊左氏博議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氷西炭凍者不得不東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慮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

遠趍豈竭彼紂雖屈强於酒池肉林間眞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孱王僕臣不能主方下之柄儕於列國至共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陛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忩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怡然自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衮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共王之無耻甚於紂也周之積微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上行境内玉虔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内小訟猶

不得專雖淫侈誰聽其指克雖殘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什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吾雖陽尊貌敬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于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共王楬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僨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綴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云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

婚姻亦不女從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厭浥

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

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丨丨丨丨注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勢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詩

余不女殺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服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云云君曰丨丨丨忍丨宥汝以遠勉速行乎五月鄭放游楚

於吳左
昭元

貧而求離

頻真卿爲撫州判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仕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投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沾於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躁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老不成親

陳晟知隆興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妻爲諸寵所沮當夜|||而成訟判云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在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

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忽忽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再喚番

責却與休離

詩集田地膏腴利倍

聾韋公正直効神靈百年游淀為

——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

婚姻貧富難易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妹聾色澄清李華復練塘

非相遠——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綉羅襦見人不欲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巳嫁不須臾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貴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白居易議婚

告訐 附匿名

詞訐明識 訐者面相斥罪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不陰私不切於我而攻發之彼之惡不容掩而在我亦未為善也古者厚德君子隱人之惡揚人之善豈復有此等事哉後世風俗薄惡而後發伏之風作矣是皆薄德者之所為也吁

事類惡訐 子貢｜｜以為直者語 許訐 趙廣漢為潁川惡相朋黨乃｜相｜｜或匿名相告罪者置缿筩令投書於其中缿筩乃瓦罌 請告者 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高柔字文惠為廷尉｜｜｜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得罪人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

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丨丨具丨

許上變

則天武氏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丨丨丨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訶詰雖蒭蕘夫耘子必親延見稟之官館敢稽留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

按無狀

張嘉貞武后朝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丨丨丨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特坐之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減死

奏無罪

武后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皇嗣竇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司法司處有

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曰云云後流嶺南

紹興懲艾　本朝紹興二十五年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上曰此事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人情大悦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編管詔除名勒停人並放令逐便長編

開禧申嚴　寧宗開禧元年｜｜告訐之禁

程大章論文帝　漢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質樸行之以椎魯重厚之人及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訐語無親者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大漢之世蕩然與秦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而民生可厚者不銷鑠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六